

荀子

第九集

北京图书馆藏

荀

子

第九集

生 物 出 版 社

荀子卷第十七

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

惊

法

性惡篇第二十三

當戰國時，競爲貪亂，不脩仁義。而荀卿明於治道，知其可化，無勢位

以臨之，故激憤而著此論。書曰：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聰明時乂，亦與此義同也。

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

僞，爲也，矯也。矯其本性也。

皆謂之僞。故爲字人傍爲，亦會意字也。

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

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

天生性也。順是，謂順其性也。

生

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

疾與嫉同。  
惡烏路反。

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

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

文理謂節文條理也。

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

犯分亂理而歸於暴。故必將有師法之化，

禮義之道，

道與導同。

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

而歸於治。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

其善者僞也。故拘木必將待檮括烝矯然

後直，

拘讀爲鈎，曲也。下皆同。檮括正曲木之木也。烝謂烝之使柔。矯謂矯之使直也。

鈍金必

將待礪厲然後利；礪、厲，皆磨也。厲與礪同。今人之性惡，

礪、厲，皆磨也。厲與礪同。

今人之性惡，

必將待師法然後正，得禮義然後治。今人無師法，則偏險而不正；無禮義，則悖亂而不治。古者聖王以人之性惡，以爲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是以爲之起禮義，制法度，以矯飾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擾化人之情性而導之也；使皆出於治，合於道者也。  
矯，彊抑也。擾，馴也。今之人化師法，積文學，道禮義者

爲君子。縱性情，安恣睢，而違禮義者爲小人。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

僞也。

孟子言人之有學，適所以成其天性之善。

非矯也。與告子所論者是也。

曰：是不然。是不及知人之性，而

不察人人之性僞之分者也。

不及知，謂智慮淺近不能及於知。猶言不到也。書曰：予冲人不及知也。

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學，不

可事。禮義者，聖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學而能，所事而成者也。

聖人之所生，明非天性也。事，爲也。任也。周禮太宰職六曰：事典

以富邦國，以任百官。鄭云：任事也。

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

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是性僞之分也。不可學，不可事，謂不學而能，不事而成也。

今人之

性，目可以見，耳可以聽。夫可以見之明不

離目，可以聽之聰不離耳；可見之明常不離於目，可聽之聰常不離於耳。

目明而耳聰，不可學明矣。如目明耳聰之不假於學，是乃天性也。

孟子曰：今人之性善，將皆失喪其性故也。

孟子言失喪本性，故惡也。曰：若是則過矣。今人之性，生而離

其朴離其資必失而喪之。

朴質也。資材也。言人若生而任其性，則離其質

朴而偷薄，離其資材而愚惡，其失喪必也。

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

矣。所謂性善者，不離其朴而美之，不離其

資而利之也。

不離質朴資材，自得美利，不假飾而善，此則爲天性。

使夫資朴

之於美，心意之於善，若夫可以見之明不

離目，可以聽之聰不離耳。

使質朴資材自善，如聞見之聰明，常不離

於耳目，此乃天性也。故曰目明而耳聰也。

故曰如目明耳聰，此乃是其性，不然，則是

矯僞使

今人之性，飢而欲飽，寒而欲煖，勞而

欲休此人之惰性也。今人飢見長而不敢

先食者，將有所讓也。勞而不敢求息者，將  
有所代也。所以代尊長也。夫子之讓乎父，弟之讓乎

兄，子之代乎父，弟之代乎兄。此二行者，皆  
反於性而悖於情也。悖違。然而孝子之道，禮

義之文理也。故順情性則不辭讓矣，辭讓  
則悖於情性矣。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  
明矣，其善者僞也。

問者曰：人之性惡，則禮義惡生。

禮義何從而  
生。惡，音烏。

應之曰：凡禮義者，是生於聖人之僞，非故

生於人之性也。

故猶本也。言禮義生於聖人。

矯僞抑制，非本生於人性也。

故陶人埏埴而爲器，

陶人瓦工也。埏擊也。埏，黏土也。擊黏土而成器。埏，音贊。

然則器

生於工人之僞，非故生於人之性也。

言陶器自是生

於工人學而爲之，非本生於人性。自能爲之也。或曰：工人當爲陶人。故猶本也。

故工人斲木而

成器，然則器生於工人之僞，非故生於人之性也。聖人積思慮，習僞故，以生禮義而

起法度，然則禮義法度者，是生於聖人之僞，非故生於人之性也。自是聖人矯人性而爲之，如陶人工人然也。若

夫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心好利，骨體膚理好愉佚，是皆生於人之情性者也。

膚理皮膚文理

也。俟與逸同。人勞苦則皮膚枯槁也。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後生之

者也。

受性自爾，不待學而知也。

夫感而不能然，必且待事而

後然者，謂之生於僞。是性僞之所生，其不

同之徵也。

驗。

故聖人化性而起僞，

言聖人能變化本性而興起矯

也。僞起於信而生禮義，

老子曰：智惠出，有大僞。莊子亦云：仁相僞也，義相虧也。

也。皆言非其本性也。禮義生而制法度，然則禮義法度

者，是聖人之所生也。故聖人之所以同於

衆其不異於衆者，性也；所以異而過衆者，

僞也。聖人過衆，在能起僞。夫好利而欲得者，此人之情

性也。假之人有弟兄資財而分者，且順情

性，好利而欲得，若是則兄弟相拂奪矣。

拂，違。

戾也。或曰：拂字從木旁弗，擊也。方言云：自關而西謂之拂，今之農器連枷也。且，發辭也。

見花禮義之

文理，若是則讓乎國人矣。故順情性則弟兄爭矣，化禮義則讓乎國人矣。凡人之欲爲善者，爲性惡也。爲其性惡，所以欲爲善也。夫薄願厚惡，願美狹願廣，貧願富，賤願貴；苟無之中者，必求於外。故富而不願財，貴而不願執，苟有之中者，必不及於外。既有富貴於中，故不及財勢於外也。用此觀之人之欲爲善者，爲性惡也。無於中，故求於外，亦猶貧願富。

今人之性，固無禮義，故彊學而求有之也；

性不知禮義，故思慮而求知之也。然則生而已，則人無禮義。不知禮義，不生而已謂  
不矯僞者知禮義。人無

禮義，則亂。不知禮義，則悖。然則生而已，則禮義則亂。不知禮義，則悖。然則生而已，則悖亂在己。用此觀之，人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不矯而爲之，則悖亂在己。以此知其性惡也。

孟子曰：人之性善。曰：是不然。凡古今天下之所謂善者，正理平治也；所謂惡者，偏險悖亂也。是善惡之分也已。善惡之分在此二  
者。分扶問反。今誠

以人之性固正理平治邪，則有惡用聖王，惡用禮義矣哉。有讀爲又。惡音烏。雖有聖王禮義，將

曷加於正理平治也哉。今不然，人之性惡。

今以性善爲不然者，爲人之性惡也。故古者聖人以人之性惡，以

爲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故爲之立君上之執以臨之，明禮義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罰以禁之，使天下皆出於治，合於善也。是聖王之治而禮義之化也。今當

試去君上之執，無禮義之化，去法正之治，

無刑罰之禁，倚而觀天下民人之相與也。

倚，任也。或曰：倚，偏倚，猶傍觀也。

若是，則夫彊者害弱而奪之，衆

者暴寡而譁之。衆者陵暴於寡，而誼譁之，不使得發言也。

天下之悖

亂而相亡不待頃矣。頃，少頃也。本或爲須，須臾也。

用此觀

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故善

言古者，必有節於今；善言天者，必有徵於

人。節，準。凡論者，貴其有辨合，有符驗。辨，別徵，驗。周也。

禮小宰聽稱責以傳別。鄭司農云：別之爲兩，兩家各執其一符，以竹爲之，亦相合之物。言論議如別之合，如符之驗，然可

施行也。故坐而言之，起而可設，張而可施行。今

孟子曰：人之性善。無辨合符驗，坐而言之

起而不可設，張而不可施行，豈不過甚矣

哉。故性善則去聖王，息禮義矣。

性善則不假聖王禮

義也。性惡則與聖王貴禮義矣。故隱栝之生

爲拘木也；繩墨之起，爲不直也；立君上明

禮義，爲性惡也。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